



亲近太阳的人

刘一澜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亲 近 太 阳 的 人

刘一澜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德吉桑姆

封面设计:丹 朗

亲近太阳的人

刘一澜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5.125 字数:110 千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 1 次印刷

印数:01—2,100

ISBN7-223-01368-0

I·324 定价:8.60 元

此书的来历

(代序)

狂涛般的热血，冲撞着年轻而单薄的身体，一澜说：“痛苦”。被压抑的才气，化做一把多刃大刀，一澜握着一——乱挥。语言和脚步就像迷乱的野火，在自己煽起的狂风里——扫荡。一澜又说：“球！”于是，向着太阳跪下，高举一颗流血的心，大吼：“让心与这太阳一起流浪”。太阳大吃一惊，掉进了雪山。一澜急了，就说了许多太阳爱听的话，甚至还唱了起来，引来了许多人注目，还有许多声音“疯了！”、“爱你！”、“可恨！”、“揍他！”也有人不说话，静静地。一澜只好说：“饿了——两年后再见”。两年后，许多人也在唱一澜当年的歌说：“都是得过大奖的”“好听”，一澜不语。也有人只好说：“那是太阳当年的锈斑”。一澜笑了——“那就出版吧！”

于 健
世纪初·拉萨

目 录

亲近太阳的人.....	(1)
走访心灵.....	(7)
初恋生涯	(23)
我该上路	(30)
心灵之约	(33)
人在异乡	(35)
记忆中的童年	(37)
韩书力,谁解其中味.....	(44)
第六个冬季	(51)
故土情依依	(55)
姐姐	(61)
难以告别的青春	(66)
“纸上宝石”尽风流	(71)
爱永远在旅途	(80)
“魔女”历险无人区	(86)
在拉萨好好活着	(91)
生命就是探险	(95)
又一次失恋.....	(105)
北方的父母亲.....	(112)
从天而降的故事.....	(119)
为什么我是天才.....	(127)
怀想妮子.....	(136)
石趣.....	(139)

扑向地狱.....	(141)
为了这西藏.....	(146)
代跋·忆记三段.....	于健(151)
后记.....	(157)

亲近太阳的人

噢，太阳！我用不着看到你才能爱你！便是在阴暗中发抖的冗长的冬季，我的心仍旧充满着你的光明；我的爱情使我感到温暖：我知道你在这里——生命的节奏是爱。

——摘自《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卷八

我在命运的掌心像只幼小的蚂蚁，不停地来回移动着。六年人生最灿烂的青春，我已献给了这片太阳光芒最充沛的圣地拉萨。圣地当然是大众人为地赋予她的一种殊荣，在圣者平静的内心，哪里都一样——天堂、地狱、人间都是人与神要杂居的归宿之地。宫廷与厕所都依傍在土地上。

居住拉萨，我满盈着无尽的感动，我感动着生命的朴实与自然（这种自然也是无能为力的别无选择的境地）。我去过布达拉、去过大昭寺、去过色拉寺、去过哲蚌寺，亲眼看见处处是虔诚的佛教徒在朝圣，却没有看见一个佛。仰望珠穆朗玛，谁的天空高过它，我只看见一个高高在上的西藏。今年四月，我与同事小旦巴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在距离拉萨 30 余里之外的雄巴拉曲度假村呆了 42 天，进行下乡采风创作一台晚会。此间，我这首歌词《咱们西藏》由小旦巴谱了优美的曲子。1998 年 10 月 7 日黄昏，又由我的同事青年歌唱家格桑曲珍抒唱着——

“一杯酥油茶/一对格桑花/那是我从小芬芳的家/仰望珠穆朗玛/谁的天空高过它/嗨，咱们西藏/还有许多纯净的阳光/嗨，咱们西藏/弥漫着神奇和向往/畅饮着雪原的豪放。”当我第一次听到由格桑曲珍亲自演唱这首洋溢着浓浓深情的歌曲时，我内心满盈着

激动和泪水，可无法说出这种情愫，咱们西藏，如此简单——这是我心灵的认可与生命的呐喊。

雪海茫茫的西藏却遍地洒满了纯净的阳光，我已与太阳为邻，用生命完成了一个辉煌的高度。活在拉萨为宜——我在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风之间和谐着我的人生岁月。生存便利，歌舞袅袅，既不喧嚣，也不寂寞，多好的城市呵！清亮的阳光又给我一个好心情。每天能够看到生机勃勃的太阳东升西落，布达拉灿烂生辉，金顶辉煌着四散的光芒，向着蓝天礼赞。

我看见的仅仅是太阳，我看不见佛。世界完全是一种心情，也是主观的意愿和心态。如果非要让我指出一个佛来，遍地皆是——我所有真诚而纯朴善良的藏族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还有他们双手捧给我滚烫飘香的酥油茶，还有那芬芳的格桑花——他们都是佛。看似无佛，其实处处都是佛，我恍然大悟，心灵美丽的那一刻，一切都是佛啊！

拉萨，我的朋友，我们已深深地相恋了六年，我们就是爱情。我们一起仰望着太阳，我们一起沐浴着风雨。没有你，不会让我如此认识生命的价值。在多少次轮回中我们终于相聚了——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刻：1993年1月15日清晨。我乘坐西南航班从天而降，直奔你的怀抱。当我第一眼看见你怀中的布达拉时，我立即认出了我的亲人——她是我的姐姐，姐姐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晨雨夕，依然青春不改，含情脉脉。

“远方还有远方/拉萨没有远方/这里生命在歌唱/雪山顶上是太阳”在我的另一首歌词里如是说。处处是天涯，只要是游子流浪过的地方，可远方只有一处——那就是拉萨。我已说过世界完全是一种心情，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么，请你尊重我的心情，这原本不关你的事。《回到拉萨》，郑钧先生，你永远回不到拉萨，那只不过是随便唱唱而已，抑或说是一种心灵偶尔发作时的向往。五日前的此刻，台湾的齐秦先生在此演唱他《外面的世界》，次日就离开了

拉萨，走走而已。你们来玩玩，该走就走，存留的选择自然是命运中的预定——机票早已订好了，旅期无法更改，超越的仅仅是心路。

六年拉萨，我活在太阳的光芒里不停地歌唱，我并没有多少与此地相关的故事对你可讲，发生故事的那一瞬间的行动已被太阳铭记在心上，可是你无缘目击那些场景。我的文字会夸张那过去的心情，活过的青春便是最幸福最真实的生命，未来永远是一种抽象的幻想。如今，我已没有迷茫，我只有孤独地执行着自己生命的历程。

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好，我已没有任何仇恨为敌。只有与人生永远搏斗，直到被生命的最后一丝呼吸打败我。迟早要回去——无论天堂或地狱这并不重要。魔鬼阶层也有豪爽的朋友，我们并不陌生。人间是最能看得见的天堂。

现实生活中坚硬的真理，让我学会了理智。我已没有心力来修饰自己的心情。况且，案头的任务又那么多，心中的欲念络绎不绝。名利在鞭策着我的生命——脚步沉重而身心交瘁。人呵，为什么你非要让我成为实现欲望的动物呢？我看见人间的争吵和拼杀，却与他们交不上手，我平日躲在拉萨东郊的市歌舞团的一套二楼里，在阅读着我的经历，把它变作文字，又转手换些钞票来维持生命，就这么简单。

躲开人群，充分与自己相守，谢绝一些女孩的登门访问，这是常有的事。我与我的名利（更具体一点讲是写作）相亲相爱了。一点点成绩让我消失了向来自卑的心理，稍久，又自卑，再努力工作，又出成绩。看着吧，我非要把自己的生命，在漫长的消耗中干掉不可。

我写什么？我写太阳，太阳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永远是亲近太阳的人。

“那么，上路吧！”心路遥遥，心即双脚。

我已走了很久，我感激北方的父母亲（慈母已在黄土之下安眠

了二十年了)给了我真实的生命,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间,让我享受了爱情享受了生命,并让我留给后人几句振作精神的句子——多么不易。北方的父母亲,我是你们的骄傲,我才是你们的生命。仅仅活完了一辈子那不叫生命,生命是创造再生,是不朽中散发出醉人的芳香。

太阳呵,你是我的遥远归宿。我从拉萨将要启程,沿着你光芒四溢的绳索向你攀缘而来,等待我的归期——相见时,我也许是你吻化的一滴泪水。

太阳,我的朋友,每当你从黎明的地平线上走来时,请你不要忘记用你强烈的光芒刺醒我的双眼。在那一刻,你又围着我居住的小星球绕了一圈,而我也在另一个陌生的梦境里搏斗了一夜。你累,我也累,生命就是在劳累中完成我们存在的价值,放弃搏斗是奸淫生命。

太阳,我的朋友,你给万物奉献出的是生命的光芒,我给后来者的同类者放射出的是不朽的思想和坚定的精神。我承认你比我更伟大更有不朽而实用的价值。可我在你面前决不自卑,因为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嘛。我始终如一地挚爱你,可我永远不再崇拜你,因为我本身就是生命,凡是生命的心灵不应该为别人下跪。

太阳,我知道你深情地爱恋着我朝夕相处的这片土地,可你为了自己伟大的使命而无法与自己相爱的恋人日夜相守在一起。只是用你炽烈的火舌在轻吻着土地这位多情的少女。我能感受到你凄美的孤寂和无奈的爱情,每天都要从东方走来,又依依不舍地从西方落下继续赶路,我也与你一样从生到死,轮回不已。其实,抚摩美好就可以完成爱情。爱情决不是用骨血的相融才算彻底的解决,爱情就是甜美的微笑,爱情就是赢得别人的尊崇。太阳,我爱着你,别伤心呵,当你感到自己孤独时,还有我啊!我知道,独一无二的事物都很孤独。

我会在这片美丽的大地上来回奔跑,天真纯朴地经营你所爱

的土地。太阳，我是你的化身，我是你的魂灵，我们完成了不朽的爱情。你看，土地上生长着芬芳的植物，还有一群群可爱的动物，有好人也有坏人，他们都可爱，在我们面前，他们永远是可爱的，我们要容纳他们不轨的行为，他们都是佛呵。我们的双眼能够看见他们的错误，只是那太微不足道——仅仅是一件件渺小的失误而已。连失误都是那么可爱。

太阳，赶你的路吧，眼下我可能依然与我的拉萨生活在一起，还有数十年的情缘未了。拉萨照顾我的生活，生存着我的思想，周围的伙伴们只是为了局部的得失而争吵，他们对我很好，我已摆脱了与他们争夺利益的必要，这方净土依然没有浸受严重的污染，发朽变腐的只是他们的心灵，这并不妨碍我们。苍蝇不会被饿死，它们自有食物与住处。严冬一到苍蝇纷纷睡觉，在次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它们自然会醒过神来，因为春天让生命迷恋。我有这种体验，许多年前我曾经是一只苍蝇，喜欢东奔西窜，最终我发现了做人的道路和幸福，是我自救的——完成了自我。

走吧，我已经不停地走了28年了，凄风苦雨，冰刀霜剑在锻造着我的心灵，处处是道路，处处又是刀刃，我没有必要小心翼翼。生命与苦难是等号，幸福与苦难也是等号。我没有出路来逃避人生，再巨大的石头砸不死强大的灵魂。我不必出世远离人群逃避红尘，他们也孤独，他们很想听到我令人振奋的声音。我跟那些苍蝇终究是难兄难弟，只是为了我未来的日子，我不得暂时躲开他们——沉思，用平静的心情描绘一个世界，给他们指指路，提醒他们看看高悬的太阳，呼吸一些阳光，珍视脚下的土地。

太阳，告诉我——天堂在哪里？我看不见它。我看到的天堂便是大地上美丽的植物，芬芳的花朵，还有一座座金壁辉煌的宫殿。我看到的天堂在我心里——那是美好的向往，那是爱的阳光，又在我质朴的文字里，是那含情脉脉的幸福与苦难交织的泪水，犹如你用爱情的火舌溶化雪山的热泪，流过丰美的草原汇成江河——终

将奔向苦涩的大海。但那并不是永久的归宿，你又用一个炽烈的飞吻，让大海之水升腾在蓝天上，化作太阳雨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生生不息，轮回不已。

太阳，我莫非是亲近你的泪珠，在流浪的路上，聆听我为你真情而热烈的歌唱，献给大地，献给太阳，献给那些能够跨过 21 世纪的人们，献给我的生命之灵……

一条长路通向远方
一颗雄心正在流浪
曾想回到人群拥挤的地方
可总是找不到我的方向
路在远方，心在流浪
与这太阳一起流浪
只要旅途还有阳光
我的青春永远不会冰凉

一支歌谣送给西藏
一个怀想如此悠长
我要双手抱住滚烫的太阳
让这光芒照彻我的心房
跪在地上，让心流浪
真想化作一缕阳光
只要心中珍藏热望
我的生命永远不会冰凉

1998.10.8 凌晨 1 时 22 分拉萨

走 访 心 灵

但愿在此我能向你敞开一颗袒露而真实的心灵，让它灿烂如星。

——题 记

导 言

人要始终做到言行一致，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体。谁也保证不了他自己从未说过什么谎言，这大概与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相关。埃及的“狮身人面”塑像虽然启示我们——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便是野兽。其实，人在通常情况下只是人。我们无法接近或肩负起理想主义中的神性，也不至于残忍到兽性大发，因为你太渺小了。一旦你充满兽性，便可成为强者，正如尼采说过：“拿破仑是最现实的动物”。人类呵！我们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流，总是在自己规范的河床上行走，难以溢出天使或野兽的彼岸。尽管也有人将自己夸大后标榜为天使的化身，然而，他并不具备天使的能力或天使的情操。

我们的魂灵不是与天地、与魔鬼、与神灵可以对话吗？那么，难道我们不能与自己最相近的心灵无拘无束地畅谈一次吗？此刻，我不妨鼓起勇气手抚良心，独自毫不留情地拷问一次我坦荡无羁的心灵，并将尽可能地向你首次揭露我的真实面目（文中可用一种新体裁，将我分裂为 A、B 两个不同的虚拟角色展开对话）。

上 篇

A:刘澜先生,你好!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真诚的访谈,我想听听你对人生、对社会以及对艺术等方面的种种看法。

B:谢谢!我将极力与你配合。当然,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定有他不同的想法,我今天说过的话,并不完全代表我明天的想法。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大人们说,活人就像竹杆一样,一截一截往上长。人生如此,我想人的思想也不例外。

A:很好!我想追问的就是你此刻对往昔及未来的种种看法。首先,我们从生命这个话题开始,请你谈谈一些感想吧。

B:我不是涉足任何某一领域的学者,对生命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平时也不太留意这些。既然你提及这个命题,我可以试着回答。你能否将每个问题提得更加具体一点,这样我便于回答你。

A:好!对人而言你认为生命的价值何在?

B: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完成人类的传宗接代,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生,每个人都像进行一场接力赛。我曾遇到这样一位女人,她说自己这一生碌碌无为,为此她大为伤感,我便戏言:“你还是不错嘛,能生一个小孩,这就是你的奉献,也是你的作品,因为你已尽了繁衍人类的义务。”

A:你的这个举例并不恰当,难道每个人都能办到的事也称为奉献吗?这并不能说明她的价值之所在。

B:最大的真理存在于普遍的范围內,极端的理念只被少数人拥有,但它同样是真理。因此,我认为它是成立的。

A:什么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生命形态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B:童孩是最幸福的人,认为他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心情开朗性格达观的人也会拥有幸福,还有那些丰衣足食同时

拥有丰富精神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等等不一而足，要找到幸福并不难，要摒弃痛苦也是谁都办不到的，任何一个幸福的人，同时无法摆脱痛苦的追赶。

A：那么，最悲惨的人生你认为是哪种人？

B：最悲惨的人生是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人。只有一方面的富裕他只免去了悲惨的一个方面。仅有思想或仅有金钱都是不健全的人生。我们常常不是听到社会主义国家要搞两个文明建设吗，它明确地指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看，人生与社会最高的理想形态别无二致。

A：在这一点上，你的态度如何？

B：上述谈话就是我明确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对二者的比例追求不尽相同。这就好比你要给咖啡里面加方糖一样，不一定非得把这两种物质放得等量时才饮用。一多一少并不重要，但都要有。

A：面对人生，你相信命运吗？

B：相信，但我决不屈从于命运。超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超越命运的摆布，一般芸芸众生被命运操纵。所谓的超人与芸芸众生的区别是：天赋、毅力、抱负、性格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A：你属于超人，还是芸芸众生？

B：属于前者，但也具备了后者的一些弱点，比如懒惰的恶习。

A：你恐惧死亡吗？

B：有点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死亡这个短暂的过程深怀恐惧，而是我对生命有着深深的眷恋，也就是说真正恐惧的东西是自己对生命的蹉跎而引起的内心慌乱。我在 20 出头的年龄时，从未想起死亡这个概念，尤其近两年来，我感到衰老的压力。孔子有句话时刻在提醒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如“三十而立”，我现在年近三十，正欲跨进这个门槛，如今，我更加惶恐起来。

A：是的，人自出生下来，似乎在与死亡赛跑，生命同死亡互相追赶，这是人生无奈的处境。那么，你是否能够有超越这种无奈处

境的办法？

B：其实，这办法早就有了，不用我去独创。比如，像我等这样搞文学创作的人，是能够留给后人比我生命更持久的作品，虽然我的身与灵迟早要分离，但我的话以及我的灵魂将会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我有高度的自信。毛泽东曾经“自信人生二百年”，他只活了83岁，然而他伟大的灵魂和思想永远活着，而且至今非常生动。这种存在是永恒的，谁也无法抹掉其光辉灿烂的一页。我可以尽情地驰骋在我的文字中，这就是我超越生命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A：你能保证自己的作品比生命更持久吗，也就是说在你生命结束后，你的作品会传世下去吗？你自信的依据何在？

B：会的，我自信的依据来源于超常的感觉和理性的判断。即使后人找寻不到我（指我的作品），事实上，我已创作了比生命更持久的东西，因为最重要的是曾经存在过。

A：作为你这样一位青年作家，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个职业的，还算满意吗？

B：我不完全属于作家这个称谓，有些人是单一的，有些人是多元的，这是定位的问题。当然，作家可以说是我人生长河中的初级阶段，因为要做一件事必须首先突破语言学这一关，正如尼采，他之所以智慧逼人、哲思超群，这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学帮了他的忙。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那时，才是我真正的“家”，“作家”只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仅此而已。

A：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B：人生应该多元化发展，不要给自己定位得太狭窄。或许，我不仅要成为哲学家，还要成为实业家或政治家。至于你所问的“可能”，我认为，一切事物只有必然性，没有可能性。这是我所有沉思中最偏激的一个哲学命题。

A：嗯！“只有必然性，没有可能性”，请问这句话怎么讲？

B：许多极致的发现或理念是难以言传的，用更多的语言再去

阐释反倒失去它的意味。就这句话来说，我的用意是一切都建立在一定实力基础之上才能预期发生，绝没有意外的可能。如果没有预期发生，一定是在某个环节中缺乏了“必然性”的因素所致。佛家有个说法叫“因果不爽”，也就是说因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达到连一根头发都错不了的地步。

A：是的，我也记得《圣经》中有类似的说法——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你付出同等的代价。

B：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所付出的代价自有差异，这样人与人之间便有了等级的区别。比如说，两个人同样写一个小时的文章，可出来的工作效率不尽相同，作品自有高下之分。

A：拉萨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圣地，你在此已生活了六年时间，我想你一定深受佛教的熏陶，你对佛教相信吗？你怎样看待宗教这个问题？

B：对于任何一种宗教我都相信，并且都能够理解它存在的理由，但这种相信并不等于皈依和信仰，我永远不准备投身于任何一种宗教中去，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因为，我的思想理念和人生态度本身是我可以依赖的宗教。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一帮芸芸众生跪倒在他的脚下。你要成为伟人，必须用思想或实力也包括用武力去征服一大批平凡的人。每一位宗教领袖和圣贤，如佛祖释迦牟尼，还有耶稣、穆罕默德以及孔子、老子等这些高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本来的化身无非是人。神由人来造就，佛由人去朝拜。如果我的话触怒了某一神灵的话，我情愿承担他们对我的惩罚。

A：那么，佛教对人生来讲有何影响？

B：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对有些人来讲，会悟出人生的真味，因此超拔而高尚。对有些人来讲有害无益，现实生活中，我看到大多数人是宗教的受害者，最直接的危害是让人消亡蓬勃向上的精神，放弃挑战，从而主体失落。悠久漫长的宇宙把人类进化过来，莫非是让我们充分展示出人的创造能力，最终实现人的生命价值，这